

135

毛詩 十七 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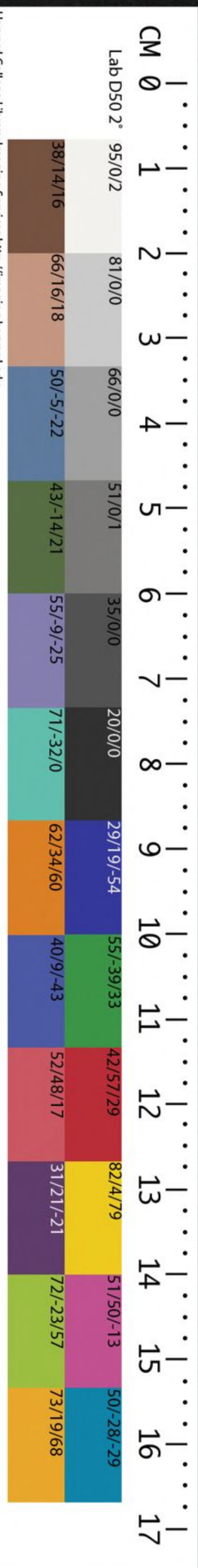
文王之什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AT 110 /4120A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平命書

毛詩註疏第十六

模印

十六之二

毛詩大雅對頌部首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

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又反。復扶。疏大明八章首

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佑命爾燮伐大商是。

昭

火

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
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
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
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
殷與下為惣目餘同○二聖至大明○正義目
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
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
天下論其績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
明曰大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

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傳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

于天下其徵應昭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赫赫伯

應對之應昭章遙反本或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作灼哲之設反見賢遍反

殷適使不挾四方傳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

也挾達也傳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
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

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

明明至四方○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

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

此為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

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
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
正適以其為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
達於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
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

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揆為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傳**明明至於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天。○**傳**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揆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正。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明兩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傳**忱信至挾達。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

為正適也。按者周匝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決日決。即今之匝義同也。○**傳**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為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使之使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茲摯仲。愚主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傳**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周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摯音至。仲字。

任音壬注同下大任皆放此嬪毗申反中丁
仲反下同大任音秦後大任大奴大姜皆同
行○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所與故本其所由
言有擊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
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為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
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鄭唯
為婦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
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擊為國也以下言
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
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之其國反
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
稱大姒為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
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佳
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嬪
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
謂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
名之故稱嬪也若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
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

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為說也○京周至志意
○正義曰笈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
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
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
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為
京師也孫毓以為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
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
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
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為天下大號而言自彼
為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
者相與之辭德者總稱所行者仁義也故言配王季
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
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常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
未為世子而出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
辭若王季為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君之時言也
重也○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
受云重謂懷孕也○重有娠也下同孕以證反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傳回違也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

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

父母也疏有大任至大國。正義曰大任既嫁于周今

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

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得不

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

有德亦由於父母。傳身重。正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

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

小心至由父母。子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

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

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

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

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

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

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傳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

也渭水也涘厓也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

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

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洽戶夾反

察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郃戶答反渭

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
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妙之小於文王纔一
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
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垂者帝王之後
定於冥兆。唐堯之後。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
王在於父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為沮勸
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
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為生大妙。所述意
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止謂洽陽渭涘。是
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
故云為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
云。大妙。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為大妙也。此云天作之
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妙所言。居河之涓。唯
言有微種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
居下濕。故生疾耳。解各有意。不得同也。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傳嘉美也。云文王聞大妙之賢。則美之曰

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傳 倪磬也。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妙之賢。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倪牽滬反。磬也。徐又下顯反。說文云。譬譽也。韓詩作磬。磬譬

也。文定厥祥。**傳**言大妙之有文德也。祥善也。云問

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

也。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云賢女配聖人。得

其宜。故備禮也。迎魚。敬反。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傳**言受

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

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傳**云迎大妙

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故昏禮也不明乎其

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

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薄

輝音。王雖至季尚存皆以文王為主上既言天為

生配此言大邦有子之禮故言文王既開大奴之賢則嘉

美之曰大邦有子之禮故言文王既開大奴之賢則嘉

既有納采問名將如卜之又益知大奴之賢言大邦之

卜而得吉行納吉之禮言大奴之賢言大邦之

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

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

舟以爲橋梁敬重若此豈不謂其禮之有光輝乎言

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餘同。文

王至求昏。王義曰上既言大奴之

止則文王美大奴矣大邦有子文在嘉止之下是文

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

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

名也。○《傳》倪磬。正義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

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論也詩云倪天之日妹謂之譬喻

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

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既使至女弟

○正義曰此既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

自美之身自定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

則此章文有倫次總述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

結之以嘉止有子承上在渭之疾故爲聞而美之既

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者徵

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吉明此是問

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

還則卜之又知大似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

魏云男子爲女子先生爲姊妹後生爲姊妹即女弟天

詩疏上卷之二

貞

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
意也。耳初嫁必勿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
○正義曰祥善。○正義曰釋詁文。○問名至納幣
而得吉昏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而行之故昏禮
講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
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
禮以著義而為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
質也。此箋上有所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
為納幣也。箋上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吉也。定其吉祥
詩人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
求昏者即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
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
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各既
復不須以問名請期親迎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
於女之禮。故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

於命之事皆文王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
則命之此時文王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
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
聚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
以為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
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
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為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
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
所專則嘉止定祥亦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
王不專則嘉止定祥亦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
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申之。言賢女配聖人是言親
明大也。六禮唯親迎為重。言賢女配聖人是言親
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為重。言賢女配聖人是言親
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重迎。尚身自親。聖人之
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
左氏說王若尊無體敵之義。天子至庶人聚皆當親
親迎。明矣。在天子之陽。在渭之涘。猶夫親迎也。夫
親迎。明矣。在天子之陽。在渭之涘。猶夫親迎也。夫

詩疏卷之十一

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
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欲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
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
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傳言受至光輝。○正
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
王業之基皆始於迎大妣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
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
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
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
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持舟孫炎曰造舟比船於水加板於上
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
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
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少爲等差耳。禮
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
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
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

○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妣更爲梁者欲其昭
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
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
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
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
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
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
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
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
大妣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
之差別是以爲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
後世法是也。

一 莘長子維行傳 續繼也莘大妣國也長子長女也維

行大任之德焉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

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
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續子管反莘所中
反長張文反注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傳篤厚右助變和也

箋云天降氣于大妣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

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

五也。○右音祐字亦作祐注和類反為既言迎得大妣此

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

從天而來歸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

為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
是莘國處長之女子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
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為天
降氣於大妣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厚

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
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

之言其伐又為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為異

餘同。○續續繼至德焉。○正義曰續繼釋詁文此莘

猶上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妣是其姓則莘是其
國故云莘大妣國也續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

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
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

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妣言大任之
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

行是取上章為說也。○天為至之行○正義曰經

言有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為將命文王
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續

女維莘言在渭之渙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
之事不得為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妣之
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
任之德經之維莘為續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
理則不通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

助變和也。正義曰篤厚變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
 左右助也介尚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為助也。天
 降氣於大奴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厚故言天
 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
 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
 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冊書也云降德滅殷發
 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變伐大商
 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
 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正謂合
 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星日辰在
 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
 在南月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
 在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祈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
 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陸之
 末者有隄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陸之

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
 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
 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後稷所經緯也
 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後稷所經緯
 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
 之所不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為
 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
 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
 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合則則夫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
 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
 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
 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十九歲歲在鶉火
 張十一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年月
 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
 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日在天駟也故傳曰得周正
 月辛卯朔合辰在斗柄前一變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
 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
 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

十一日而渡明日巳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
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是劉
啟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
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
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
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顯頊水德而王帝嚳以
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
如帝嚳之代顯頊是一助也又天龍一名玄扈齊之
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考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
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
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文周之分野歲星所
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
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
祥之星則月亦宿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
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
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美無以推之又鄭注
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
紀論載殷曆之法確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龍則

無術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天子牧野維予侯與傳旅

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

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

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臨視

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傳殷

至爾心○毛以為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

伐殷為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

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
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為紂用盡望周勝也非
直敵人之意嚳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
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

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為異言。殷眾盛天
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為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為天子。
言天去紂而興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
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
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
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眾人應難之。
今眾人所以能充也。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予
人勸。所以能充也。○傳旅眾至望周。正義曰。旅眾
釋。詰。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眾多。而不為紂用。武
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
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
馳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
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眾而
不為用也。矢陳釋。詰。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
為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為維言。天下之望。周
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滅
殷。傳。意。當。然。也。○傳殷盛。至。師。勝。○正義曰。牧野。誓。云。
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

記及時作。悔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
宜為授。予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為
天子。明為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
周。故師勝也。上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為諸侯也。史記
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
王為臣。詩人稱之為侯。亦可矣。○傳言無敢懷貳心。
○正義曰。言無敢則。是軍眾之人。不敢也。秦誓上曰。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為眾人無敢
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心。德是也。○傳臨視至疑。
心。○正義曰。臨視。詰。文。○傳宮云。致天之屬。于牧之
野。無貳。無虞。上帝臨之。文與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
上。是
紂。武。主。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
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
反。言。眾。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
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曰。致。致。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馬。駟。彭。彭。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言

詩經卷之六

三

頁

上周一殷也。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

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音皇。音羊。檀徒丹反。煌。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

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云尚父呂望也。

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諒同力尚反

韓詩作亮云相也大音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

秦鷲之利反將子匠反。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云肆故今也會合

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

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

野乃誓。音肆音四師所類反亦作率。牧野至清明

言將戰為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

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

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騶之壯馬彭彭然

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為

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解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

伐彼大商會朝于昧爽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教虐紂

夫下乃大清明無復焉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

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味爽清明之時伐之也。音皇

會合兵衆以朝且味爽清明之時伐之也。音皇

至下殷。正義曰洋洋文連收野述戰地之貌故宜

為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為明也。駟馬白腹曰驪

畜文郭璞曰驪亦色也。驪弓說三代乘馬各從

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

戰為二代革易故此武王所乘逐為一。代常法夏殷不

戎事不然因此武王之意異。言其至且整。正義

其先代之色時王之意異。言其至且整。正義

曰詩韓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
 明當知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
 設權詐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
 之強疾車圍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閉暇於事
 且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
 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
 兵不責備也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為左則牧野之
 戰不用權詐夫而維師謀說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
 爾其華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
 也當親行汝其華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應
 詐縱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
 知彼已當預為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
 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
 以不用權詐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
 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倍二十
 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為不用子魚之計
 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
 王之戰亦不是過鄭歲膏育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

力引考異郵至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
 之謀不足以郊鄰國一疋遠疆也此是讒師敗也公羊
 不譏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
 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
 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子石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
 敵也何休以為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育云狂狡臨
 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讒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
 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戮汝明軍士雖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
 師太師至涼佐。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
 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父矣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
 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
 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
 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
 比號故維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

尚本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尚約星注云尚
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
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
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昌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
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
爲佐也亮諒義同。○佐武王爲之上將。正義曰
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
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
○釋疾至清明。正義曰釋言云寃寃也郭璞曰
輕寃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
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爲速
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爲天
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
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
肅言甲子昧爽以迷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
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
爲甲者失毛自而妄難脫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
甲子義異。○肆故至乃誓。正義曰肆故今也釋

計文天期已至即上熒伐大商協和五位翦滅有期
也兵甲之疆即上擅車四駟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
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足
味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
也昧爽者黎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
清故謂朝且爲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龍首是清亦古
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
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
橫爲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注者釋九章章六句至太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
非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正義曰作絲詩
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
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太王得

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
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叙以詩為文王而作故
先言文王之興而又進而
本之各自為勢故文倒也

繇繇瓜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興也繇繇不絕貌瓜

紹也映灼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灼故謂之映繇

繇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

郃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繇繇

然至大王而德益盛但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

興云于沮漆也也沮漆音七灼蒲剝反長張

文反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胃直入反古公會父陶

復陶穴未有家室傳古公豳公也古言父也豈父字

或殷以名言厥負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

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

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

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傳云古公據文王

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

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陶時也傳自古公處陶而下

為二章發音。音福注同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或發

以名言絕句翟音狄屬音燭岐其宜也說文作覆或發

反壤而丈反鑿在洛反為二于偽反也正義曰繇

繇然不絕者是瓜繇之故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

歲相繼相小於本若將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

乃帝嚳天子之胄封為諸侯後更遷於燕國世世漸

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

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

何人乎乃是文王之先祖又古之公號為亶父者

於漆沮之傍其為宅舍繼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

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

穴復而居之。○正義曰繇繇至漆水。○正義曰繇繇微細

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猷猷其紹猷猷舍人曰猷

名約小瓜也紹繼謂猷子漢中瓜曰猷孫炎曰猷

小瓜子如約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猷然則猷之

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猷此則其種別也

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瓜此以其小如猷

故謂之猷猷是約之別名故云猷猷也此時在陶言

民周民者此民自幽居周復以周為代號此述周國

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為用故自

得為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

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

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或言漆

且為二火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

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

在名各水漆沮為一蓋沮一名沮水孔連言之○

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以的故謂之猷其實瓜之

與猷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

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者瓜實近本

則此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
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
嚳為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
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
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
信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
無長大之時其實瓜雖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
為帝嚳之胄是嚳為瓜而稷為一畝自稷以下相糾以
前皆為味言縣縣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
封後遷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然縣然是在邵在邠
皆經縣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
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為高
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即有邵家室周本紀云
舜封虞於郟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郟也
公劉云為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天職遷於豳也失
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上昭也周語云昔我
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
王不畱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畱

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
不畱末年夏氏政亂棄稷不務不畱以失其官而奔
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畱始矣言公劉遷豳
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其言甚詳不可得
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畱奔於戎狄蓋不畱之時
已嘗失官逃竄豳也猶尚往來郟國未即定居於豳
公劉者不畱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郟民遂往居焉故
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
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
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
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
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為
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
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問宮云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
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
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
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古公至家室○

正義曰以在臨為公故曰臨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
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
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
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其甫亦稱甫
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庶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
不同故又為異說或殷以宣甫為名名終當諱而得
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宣甫以字為
號則鄭意定以為字不然而或說也自古公處臨至如
歸市皆孟子對滕文王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臨此
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臨為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
云太王宣甫居臨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
之求者土地也太王宣父自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
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
與狄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
云狄人將攻太王宣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
耆老對曰欲得穀粟財貨太王宣甫曰與之每與狄
人至不止太王宣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

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宣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
不為社稷乎太王宣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
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
乎太王宣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
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來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
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
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
故不同耳此言大馬略說言救粟明國之所有莫不
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法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
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
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
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臨適周當踰之也曲
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
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
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
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
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
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而入戎狄也。太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改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法不殆，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則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土屋也。覆於地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然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如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

是土堅而壤滯。九章辨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為是。息土之名，覆者地土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為之，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室。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在豳，以是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立，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者，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豳而未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豳新立，故言在豳未有宮室。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豳而未興上本大王室家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郎、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戎、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死、則、同、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

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
其在臨時也本其在臨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臨而
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
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臨未有室家爲
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去馬至岐乃古公
爲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古公

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傳率循也許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樂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

水測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

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音朝直遷反許呼五反辟

亮知反音古公至胥宇正義言文王之先久古之

音智師公曰賈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

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

之下於是與其妃大姜之賢知也音朝直遷反許呼五反辟

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

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音率循至宇居正義曰

率循胥相皆釋詁文許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

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

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音

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

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
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循許明是循
比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
人君之事鄭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知也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藝我龜傳周原沮

漆之間也膺膺美也董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樂云

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膺然肥美其所

生菜雖有性苦者其如飴也此地将可居故於是始與龜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約其龜而卜之

卜之則又從矣○臚音武韓詩同董音謹案廣雅云董蘘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蘘音徒弔

又茶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箋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

於此定民心也○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

周之原地臚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董茶

之菜雖性本苦今盡其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

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龜人從已者謀之入

謀既從於是契約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

從已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

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開○正

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

云臚然故為美也茶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

也內則曰董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晉語

又云及董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董晉語

嬖姬將謀申生責鳩於酒真董於肉賈逵曰董烏頭

也然則董草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

董首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董是烏頭也契開

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
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眾然則
箋云始與商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
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
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
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
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
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卜從至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
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傳慰安爰於也○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
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

昨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
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

也○強本亦作疆同居○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
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
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為之疆場乃分其地
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
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時耕至許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
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為徧也
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宣慰止左右
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
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致邑
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
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
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

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
正西而東也。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
之時從水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與周原不能為
東西何謂谷曰曲地今為梅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
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
在長安西北四百里曲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
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也。鄭以義言之耳。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慮反其繩

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

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

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

為繩也。繩如字本或作乘聲經作繩傳作乘箋云

音救廣光浪乃召至翼翼。正義曰民既得安止

反索桑絡反乃立國家宮室於此是乃召司空之卿

命之營度廣輪乃召司空乃立國家宮室於此是乃召司空之卿

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其繩

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

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

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准繩牆屋方正也。司空

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

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

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

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

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而朝後

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李時不召者。司馬於管國之事無所掌故也。言不至為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繩者。至為繩。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信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者。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為聲之誤耳。抹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誤。毛公後人自之誤耳。

登登削屢馮馮

抹藁也。陜陜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云。

抹。擗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擗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抹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陜耳。升反。又如

韓詩云。填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亟疾也。屢。力注反。又力朱反。注同。馮。扶水反。注同。藁。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標。或作藁。音同。劉熙云。盛土籠也。鍛。丁亂反。擗。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

聖土盛。百堵皆興。鼓弗勝。皆俱也。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磬或鼓。言治御事樂功也。云五版為堵。

興起也。百堵同時起。磬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測。有小鼓。謂之應。鼓軍。朔。擊。周禮曰。以磬鼓鼓役

事。堵。丁古反。磬音羔。吐助音升。謂之。抹之。至弗勝。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鼓軍。薄。果反。

鼓之測。有小鼓。謂之應。鼓軍。朔。擊。周禮曰。以磬鼓鼓役

事。堵。丁古反。磬音羔。吐助音升。謂之。抹之。至弗勝。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鼓軍。薄。果反。

鼓之測。有小鼓。謂之應。鼓軍。朔。擊。周禮曰。以磬鼓鼓役

事。堵。丁古反。磬音羔。吐助音升。謂之。抹之。至弗勝。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鼓軍。薄。果反。

鼓之測。有小鼓。謂之應。鼓軍。朔。擊。周禮曰。以磬鼓鼓役

士實之於藁謂之棟者衆多槩槩然既取得士送至
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藁
藁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綴士從
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
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擊擊鼓不能勝
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
也。鄭唯以度為投語再意同。○棟藁至馮馮然
取士藁者盛士之器言棟藁者謂棟士於藁也取士
必多故槩槩為衆主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也槩
槩藁藁皆為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
築者用力為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
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士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
謂脯為鍛脩亦言其惟打之。○棟棟搯至板中。正
義曰以傳文略故是成之說文云搯引取也故以棟
為搯言搯取槩士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
藁藁是投士之聲者若以為居於藁義不强故云度
猶投也。○棟槩大至樂功。正義曰冬官韞人為臯

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
云大鼓也鼓是總名槩是鼓之別名今槩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槩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
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正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
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五板至役事。正義
曰五板為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槩鼓不能止之使
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槩鼓為二鼓解有二鼓之
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槩胡槩此經槩是六
鼓也鼓謂槩也禮法當有二鼓故槩鼓並言之此言
勸樂之甚故知槩鼓為一餘文則不然若韞人為槩
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槩在其
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槩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
小鼓也箋謂槩為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
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
文而因設耳定。○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
本云鼓役事。○王之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

將將傳

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

應門焉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

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臯音羔仇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闕云盛

貌將七羊反注同朝直遙反下同廼之冢土戎醜攸行傳冢大戎大

醜衆也冢土大杜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杜也云大杜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辰宜社之肉論

廼立至攸行。毛以為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

郭門後遂為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仇然而高大也

乃之其宮之正門後遂為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

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為王之社

立此社者為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

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為天子之法也鄭唯以

臯門應門大杜自是諸侯正法為異其文義則同。

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杜美大王

之社遂為大杜則毛意以大杜者天子社名諸侯不

得稱大杜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

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

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

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郭門正門耳在後

文王之興以為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

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為大杜致

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

作遂為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為諸侯其作門社

固為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為天子之

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

得同於天子但以故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

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

為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
應門會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
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
宮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朝門亦與郭不異也
而郭門為官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郭不異也
者極之義故為高貌將將傲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
高而嚴正耳。諸侯至庫雉。正義曰鄭以禮之皆
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雉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
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
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
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寢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
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制非
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至自為諸侯之制非作
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
文王世子云天子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
子臯門天子應門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
亦不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

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釋之於庫門之內夫之矣則
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
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
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
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
雖有外朝議大疑詢眾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
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群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
以應門為朝門也。家大至大社。正義曰冢大
戎大醜眾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為士之神地也冢
為大王為社主故知冢士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
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辭
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言國家起發
求見使佑也此文本解成醜彼行之意言國家起發
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
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為宜以行必頒宜祭以告社
故言戎醜彼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故兵為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

詩經卷之二十一

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為有事以兵凶
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為之宜王制云
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
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
大王之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社者天子社之名言之者美此
制以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說者
蓋以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
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大社至之肉
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為大社之義未即名為大社
諸侯雖不可名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
正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
祭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彼行也
秋傳曰蠶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為祭社之名
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師帥有
受命于朝受蠶於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蠶於
社不敬祭地官掌蠶祭祀共蠶器之蠶注云蠶大
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然

器以蠶飾之故謂之蠶言受蠶於社非受空器而已
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蠶器而賜之故說
言左傳所云蠶為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肆不殄厥
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
傳肆故今也愠
恚隕墜也兌成蹊也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械白授

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
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械
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

然不有征伐之意
柞○殄田典反愠紆問反隕韻謹反
云械即柞也字林干目反拔蒲具反又蒲蓋反下同
兌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隊直類反蹊音弓櫟

音歷接如誰反後同去羗呂反惡惡上
烏路反下如字脫通外反本亦作兌
混夷駝矣維

其喙矣傳駝突喙困也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

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棧

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辟狄

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駝徒對

音尺銳反使所吏反惶○律不至喙矣○正義曰少

怖上音皇反普故反○太王立社有用衆之義故

今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

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

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棧之木拔然生柯葉矣

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允然矣言無征伐之

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乃驚走

而奔突矣混夷逃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懼居

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迹雖殊而興國則一故連

而美之也○傳肆故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預墜

皆釋詁文說文云愠然也恚怒也有怒者必怒之故

以愠為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兌是成

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

其衆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

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

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

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

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

說以申毛義以為柞棧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

則周之正月柞棧未生以為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

上下與鄭不殊○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

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

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

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球不

言櫟是柞陸機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

言

名而言之域白授釋木文郭璞曰授小木也叢生有
刺實如耳瑞紫赤可食陸機疏云王蒼說域卽柞也
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授直理易破可爲積車
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林或曰白柘此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
知接上冢土爲義大王立冢土有用衆之義用衆欲
以伐人故文王不絕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
旣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
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上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
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周之敵
讐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
師旅並言之○國說笑喙困○正義曰說文云駝馬
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駝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
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國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夷狄之
國上文行道兌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言混夷奔
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

言... 廿二

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域之中而逃
亡國其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
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
夷狄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已故奔
入柞域以逃避之士衆主爲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
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無師召伯成之名得
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
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駝矣交相引
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大夷此云一年者書傳
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大夷非謂受命元
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
歸則執詈獲醜非爲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
此爲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
恚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
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
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大王避狄難此
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興國其志一

詩... 吳二

也大王以國小狄彊戰則民死為害其民寧棄其地
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眾矣彊足得平彼渥
夷過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
成周道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
章言渥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
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尚質厥

傳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尚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相乃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
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

之而歸者四十餘國云虞尚之質平而文王動其

繇繇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芮如銳反
蹶俱衛反盍

胡臘反竟音景挈
苦結反間音開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奏予曰有禦侮

傳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

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云予我
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
亦由有疏附先後奏奔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

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
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

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

禦音同侮亡甫反相息亮反道漸導本亦作導折之

顯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
之五人而曰文王有四大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
證五臣明兼一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
也教文王以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行無定
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闕夫三子學頌於太公遂
與三子見文王於美里繫寶以兔文王乃云孔子曰
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也遠方之士至是
非疏附與自吾得也遠方之士至是與自吾得也
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也
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人臣以吾得
立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
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已行與前
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為人為一
四各為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為一也
我至趨之○正義曰予我釋話箋於此獨言詩人
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事不獨言詩人
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於然者是我所事不獨言詩人

化至於此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
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緜九章章句

緜九章章句

毛詩註疏卷第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樸音逼反樸音沈又符卜反

芄芄棫樸薪之楨之

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接也樸

抱木也楨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

國家得用蕃興云白接相樸屬而生者技條芄芄

然豫所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

之也芄薄紅反楨音面字亦作楨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抱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所燎力

召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也云辟君也君王

謂文王也文王席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

一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下。辟音壁注及

毛以為凡凡然技葉茂盛者是彼域木之樸疊而叢

生也我農人得折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

得以濟用興德而後秀者乃被賢人之叢集而衆多

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

其舉行政此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

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為凡凡然技葉

茂盛之域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

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

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之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之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之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之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之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之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之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

釋木云樸抱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抱以比故云

樸抱木也伐木折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聚

在薪下故知樸屬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

喻賢人德盛樸屬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

多國家得用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

為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

國家昌大之意也。白按至燎之。正義曰言樸

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

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

技迫連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為薪故言

其技葉茂盛凡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

季冬乃命取柞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

歲所須禋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

用是豫所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

祭天也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祭天也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祭天也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祭天也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祭天也此亦祭事禋之與大宗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禋燎之文
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禋之者彼云
禮祀實柴禋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禋柴并煙
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
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禮焉或有玉帛
燔燎而并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為禋之
也皇天上帝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北辰羅睺
帝為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北辰羅睺
立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
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
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
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
官神仕之職拍二年左傳皆有三天之事祭天則大
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總言三辰以爲兼
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爲兼
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禋交可以兼之故
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天神皆用柴祭禋交可以兼之故

禮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
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
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理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
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
少祭月有二禮月之從理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
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文王受命
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
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禋配注云文王受命祭
天立禋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
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
以言禋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饗而郊禋祖
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
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
禋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
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
辨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
擇俊士與其禮故舉祭天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禋燎
薪之禋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禋燎箋

禮記卷之二十三

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義為長○**傳**趣趨○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為疾趨○**傳**辟君至積薪○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撫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王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傳**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璋音章瓚在

裸古奉璋我我髦士攸宜**傳**我我盛壯也髦俊也

亂反奉璋我我髦士攸宜**傳**我我盛壯也髦俊也

云士鄉士也奉璋之儀我我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本又作俄五**傳**濟濟至攸宜○毛以為文王能任賢

歌反髦音毛**傳**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

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

璋之時其容儀我我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

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

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

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助之而亞裸奉

璋亞裸之時容儀我我然其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

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

曰璋○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為祭

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

肅云群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

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為証○**傳**璋璋

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

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各不得言璋

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

邊璋皆璋瓚也○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

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瓚未有名璋瓚為

我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

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

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則贊然則亞裸者當

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伯贊然則亞裸者當

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渚舟行貌。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楫而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傳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為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傳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然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軍十五百人，為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梁，裸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不達其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

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馬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頤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問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輿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其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傳云：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傳倬陟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傳云：周王文王也。文

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

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疏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

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

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壽考雖稱王

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追

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

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

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

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反注對回反注同琢陟角

一云鄭息亮反研院延反勉我王綱紀四方云

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勉我王綱紀四方云

我王謂文王也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音古疏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可

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

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本心性有

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

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

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隳之我王以此聖

德網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

詩卷之三

七

大

琢也。釋器上文云王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
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
木不可彫木尚稱彫明金亦可為彫也。王肅云二句相
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王肅云以與
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周禮
至可樂。○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天官追師職
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以王為之唯祭服
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是衡筭俱首服也。以玉為
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為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
交相為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
觀者見物省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
又轉為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
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此
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湯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
網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
我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之美。故易之○
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網絜也。紀別絲也。
也周

然則網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素是其事也以舉網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
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源者。○
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

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早戶但反麓音鹿木亦作鹿

章四句至

干祿焉。○正義曰作早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
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
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王季重以前先
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前先公皆
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
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
者謂受大王王季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而
言祖者以甲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而受

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象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
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
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
稷之業又是先公劉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
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
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
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前且以
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
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
得周祿是叙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
干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干明福亦
求得之以經有干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
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干祿
之事也脩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
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臨其言不及文王之
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
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

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
業足為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旱麓榛桔濟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

也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

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林○榛側中反字

人反楷音戶草木疏云楷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蒼
上黨人蔑以為營箱又屈以為為斂也樂音洛下同被

皮為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

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

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豈弟本

作凱苦亥反弟亦作悌徒禮反一音待豈弟瞻彼至
樂也弟易也後豈弟皆同易以歧反下同豈弟○

毛以爲視彼周國旱山之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入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氏之得所也。鄭說在箋。旱山至衆多。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之貌故爲衆多周語常昭注云榛以栗而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管箱器又屈以爲斂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楛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斂不謂山中自有楛。旱山各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爲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

數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

哀之不服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章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欲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也**瑟彼玉璫黃流在中傳**王贊圭璫也黃金樂簡易也

所以飾流幣也九命然後錫以拒鬯圭璫云瑟樂鮮貌黃流拒鬯也圭璫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

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

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瑟黃金所以流也○一

而養之巨黑黍也○醴醴亮反以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

或作灼字○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云攸所降下也○降

又注同○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設王季乙賜之以瑟然而繁辭者乃

彼圭王之贊而以黃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拒

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

酒為異餘同○王贊至圭贊○正義曰贊者器名

以圭為柄圭以王為之指其體謂之王贊據成器謂

之圭贊故云王贊圭贊也贊者盛也酒之器以黃金

為勺而有鼻口也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也

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註

皆云黃金所以飾流也若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

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拒也圭贊其意以

為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

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右稷封為

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矣得為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

九命作伯於西受圭贊拒也賜故文王召之君為伯

命言之也○瑟繁至此賜○正義曰以太伯故以九

狀故云繁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

當然江漢曰釐爾圭贊拒也○一古是賜圭贊必以拒

增隨之故知黃流即拒也○傳一古是賜圭贊必以拒

箋直以拒也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也拒

者釀拒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也拒

之拒也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

陳武

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贊之中不謂流
出之時而璜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
言圭贊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為
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璜之形如四寸黃金勺青
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琰出者也黃金勺
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黃金勺青
凡璜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如玉璜者
圭贊故說璜之狀以璋狀有璜以祀宗廟更不說璜
復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狀如璋以祀宗廟更不說
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寸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
漢禮贊樂大五升之口徑八寸下璜其柄之圭長尺
如勺為樂以承之也天子之璜其柄之圭長尺有二
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也西伯之璜其柄之圭長尺有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之璜其柄之圭長尺有
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璜其柄之圭長尺有寸然
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之璜其柄之圭長尺有寸
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故王季為西伯之璜其柄之
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為州牧故王季為西伯之璜其

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亦得圭贊之賜者宗伯注
從毛為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贊之賜者宗伯注
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
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三公故王季為西伯得受圭
贊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
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
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意以九命之外
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
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
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顯加九賜則九賜者乃
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冠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
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
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
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以樂則以
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不濞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
化其民居處滄理房內不濞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
猛勁疾執義望疆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
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

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為飛戾天魚躍于淵

淵言上下察也。云為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

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

民喜得所。為悅宣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云遐

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飛

至作人。毛以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

上則為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

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

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

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為鴟至得所。正義曰。蒼

頡解詰以為鴟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

之類也。說文云。鴟。鴟鳥擊小鳥。故為貪殘。高

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

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

鴛鴦在梁。以不驚為善。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

不必如本。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

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

牲。故舉二者。騂。息營反。字林。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言祀所以得福也。云介助景大也。徐許亮反。介

音界。清酒至景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後同。乃以神事有清潔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牲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義之福祿。鄭以介

為助為異餘同。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畜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既載至此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蓋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總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地官克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牲。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知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為酒之後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亦用騂。羣公不毛。然則犬王王季為殷之諸侯。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性

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繼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傳**言祀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為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傳**瑟衆貌。○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爇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

祭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字林同。奈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爇許氣反。萋草燒之曰爇。何沈虛刈反。豈第君子神所勞矣。**傳**云勞勞來猶言佑助。○勞力

同來力代反。本亦。○**疏**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者。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福者。正以為民所爇。燎而除其旁草矣。旁無穢草。故木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

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
子猶民之燎於穢也
莫莫葛葛藟施于條枝

施貌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喻子

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以藟力執反字又作藟同施

萬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

於木之條枝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

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

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

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側皆反本作齊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

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

四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由然而也經

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

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知事也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天大妙之賢亦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

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三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

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美記

反後同沈音肩行大妙嗣徽音則百斯男傳大妙文

王之妃也大妙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

此德為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為母也

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即大王之體而勤行之故能

為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妙所慕而

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常反微許

斯男

斯男

斯男

斯男

斯男

斯男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傳太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
大姒為周公康叔之妻而有一百男
意欲大姒一入有十子不婦人之美
子能有大姒一入有十子不婦人之美
王與伯也考為十年在傳曰武王之
等與伯也考為十年在傳曰武王之
又曰五年也則無官則其餘五者皆
非尚年也則無官則其餘五者皆
羅為三年也則無官則其餘五者皆
言三祭之與衛申長明其皆母弟也
禁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
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
周公且次曰康叔次曰曹叔次曰
曰其子處次曰康叔次曰曹叔次曰
此其子處次曰康叔次曰曹叔次曰
處考武王次曰康叔次曰曹叔次曰

各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馬
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輔之下不以長幼為次
則其弟無明
文以正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宗神也恫痛也
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

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
其所行者無是病傷其將無有殒禍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傳刑法也寡妻適

妻也御迎也
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
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
家邦也書曰乃官分兄勗又曰越乃御事
刑正也御毛

家邦也書曰乃官分兄勗又曰越乃御事
刑正也御毛

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
歷反最許王反下同
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群公以安寧
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
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施禮法於
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
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為法迎治於天下
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
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屈已
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
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
怨恚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
言其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
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
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為政教之本
也○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
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

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
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
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
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所悅文王
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無是怨痛
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
言文王之聖不德先以順神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
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
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
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閔天而謀於
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
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
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
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
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原公也案

李士

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
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
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
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迂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
迂故毛讀為迂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
家○寡妻當是賢之御事○正義曰以上言大奴之賢今
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
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
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
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
始是正已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已妻以及天下之妻
正已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
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為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
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已也言家
者謂天下之眾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
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講武王為寡有之兄也越
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

此二事證寡為少
有御宜為治也
雖雖在志
肅肅在廟
雖雖和也

肅肅敬也
云宮謂辟離宮也
羣臣助文王養老則

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
同離於容反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
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
云

臨視也保猶居也
文王之在辟離也
有賢才之質而

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

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射藝厭於豔反下同

本作保安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

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

也。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離德如此故

大疾害入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若不已之

而自巳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

古雅反行下。音賴假古雅反瑕音遐遠也。鄭

孟反下者同。雖雖至不。毛以為文王之德行

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

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為不顯。言其顯也亦以此

顯德而臨之於民上。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德無

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

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

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

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

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官在廟。卒二句又

以爲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官在廟。卒二句又

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然而觀其禮。有德

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

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離其

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

自巳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宮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

言文王之

言

言

也。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離德如此故

大疾害入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若不已之

而自巳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

古雅反行下。音賴假古雅反瑕音遐遠也。鄭

孟反下者同。雖雖至不。毛以為文王之德行

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

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為不顯。言其顯也亦以此

顯德而臨之於民上。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德無

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

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

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

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

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官在廟。卒二句又

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然而觀其禮。有德

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

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離其

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

自巳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宮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

言文王之

言

言

之也。以文王在辟雍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廢之行。為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而待行禮，乃變也。

天合也。**傳**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爭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傳**造為也。**傳**云：成人謂大

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斃譽焉。斯

也。鄭作擇，髮後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不

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又音刈，**統**聞

至斯士。○毛以為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

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

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

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

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

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

無厭於有名譽，聖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

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聖俊也。○鄭以為文王

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

之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

士傳 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傳** 云古之人謂

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斃毛

也。鄭作擇，髮後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不

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又音刈，**統**聞

至斯士。○毛以為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

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

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

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

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
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
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
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者謂大
俱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
之有名譽而為聖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
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釋**言性與天合○
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為法
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
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
學習不能無過問人之諫乃合道也○**釋**式用至求
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
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
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
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
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入有五行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考**

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長不諫為短也論
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
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
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
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
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
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
當取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
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
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
○**釋**造為○正義曰釋言文有為者謂所背有業不
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
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釋**成人至造
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
入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
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有厚
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
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

詩經卷之三

東周

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古之至之美。○正義曰。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古之至之美。○正義曰。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毛詩大雅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

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

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一本

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

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皇矣八章章十二

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皇矣八章章十二

天下往况反下追王當王同○皇矣八章章十二

日作皇矣詩者美周也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

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

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
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
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
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
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
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
文王以經有去伯王季之善歸就於周以廣之也
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
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
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德福流子孫是世
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
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
文王所以申承上意故不次耳○天視至盛耳
○正義曰世世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
德祖緝以上公劉景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
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上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
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之言唯大
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定

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
大賢至文王睿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有
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
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常天意者但周
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
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則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常天意經云愷其式
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常天意經云愷其式
圖已有昌名在錄魯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
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
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筭但與在聖
君戒由愚主應使周與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
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
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
與善歸美文王以為世教耳

也傳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

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

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傳云二國

謂今成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

祖也其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

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如字

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

皆同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文反篇內皆

同行下孟反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

宅傳者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

也宅居也傳云者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

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

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者巨夷

反又如字本又作郭者本又作曉又作券與宅○

並音卷同假戶嫁反本文作暇浸子鳩反與宅○

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

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

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

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

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於

政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

之謀為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
 紂之不得民心也又增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
 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
 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
 文王之所使之為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
 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上四句與毛同言天
 之視不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長所
 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
 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
 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與其變改故
 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憫其所用
 為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
 維與之居處也○皇大莫定○正義曰釋詁云皇
 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為大也莫定○正義曰釋詁云
 至歸就○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為美歎之辭
 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君以為天下之主主明則
 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
 正義曰叙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

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師
 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
 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惡則
 彼當為善故言彼彼有道德也桀紂身為天子明所從
 者非法四國故為四方有道德之國也究講釋詁文以
 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為居也桀紂身為天子制天
 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為非道
 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
 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
 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
 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
 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與也下文憫其用大
 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
 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憫之以此知毛氏
 之意從之謀為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
 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
 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
 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

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
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伐
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天安
得而觀之周封夏后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
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
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
桀何須按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
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二國
至於惡○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承上章云
以伐崇庸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
叙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
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為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
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為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
祖共也說文曰獲是獲為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
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祖共四國違義見
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
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
稱為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

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為獨夫非復為天子也書曰
繼公之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紂於國君也平王
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春秋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
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交質君子謂之
者猶彼有遺秉此有帶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下云
密人不敢助紂以謀者拒義同謀此云云
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拒義同謀此云云
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者拒義同謀此云云
宅君○正義曰紂者老也人皆惡之謀者拒義同謀此云云
也王肅云惡紂曰紂者老也人皆惡之謀者拒義同謀此云云
禁紂行同自惡紂曰紂者老也人皆惡之謀者拒義同謀此云云
不惡紂也鄭大釋詁文謂其用大兼祭雖文可兼之方
從之謀居是為大也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從之方
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
者假為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君釋言文顧者作
老至王所○正義曰以僧待已惡故者不為惡禮者
六十日者是者為老也須待已惡故者不為惡禮者
其政悔而問暇優緩未即僧惡至老猶不變政上持

始憎惡之其所以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
其惡漸更益甚也言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
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臾天觀紂能改天維五
之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天維五年須
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此則
彼之言須臾謂武王時須臾紂而未殺此則須
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為說多方及此箋以為
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紂以事而為說亦文
文武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未滅言其須臾
王頌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臾
侯尋即見伐二國並言須臾亦雀命云崇孽首
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臾之此須
亦設教之言因其作之屏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
未滅假以言之耳

灌其初啓之辟之其擇其樞撰之剔之其厭其柘

木立死曰菑自斃為斃灌叢生也柘柳也裡河柳也

樞積也厭山桑也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

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若處

言樂就有德之甚○彛必領反除也藹本又作留側

計反爾雅云木自斃神又音綴韓詩云反草也翳於

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裡劫丁反樞羌居反字

林紀庶反又音舉藥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曷反音

舍人往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柘栗積去塊反

又去軌反何音墮草木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

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隘於懈反刑苦干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

路大也彛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

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反一本本作惠或云鄭音惠混音昆春在昔反詩木皆

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辭者余以瘠為設應對之

應下應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媿也

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

也師作之至既固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

其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木其為

木之醫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木其為

地也讓去之則翦之者其為木其為木其為木之

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君處是樂就其有德之甚也帝所

以徒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

則得居是大也天既顧而就之助其受命之道既

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

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

而為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

功之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坑坎須修理平治

故言修之平之材木須攘除剪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

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剪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

之明德是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

也亦伐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正義曰

釋木云立死當斃者斃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當斃

死也郭璞曰斃樹蔭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

妨地木生為蔭斃故曰斃也爾雅直云斃者生木自

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

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樹而檉河柳据橫廩山桑皆

釋木文郭璞曰檉樹似榭檉而痺小子如細栗今江

東呼為柶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勳而赤可

為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堊小楊也陸機疏云
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技葉似松孫炎曰積腫
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
鞞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廩桑拓屬材中
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廩桑次之
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徒就文王
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夷至應之○正義曰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采薇
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
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名也
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
犬夷犬則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
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
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睿孫毓
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
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
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

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適○正義曰如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如婉也其氏曰
詩云天立厥配是毛讀配如如故為婉也是為妻之
配夫意與鄭合○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
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為
生賢如謂大似也天為生如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
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栢斯兌傳兌易直也○
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

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

巴○省昔井反拔蒲貝反兌徒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傳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
云作為也天

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

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注。大音泰。伯皆

同。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

先傳 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 云：篤，厚載。

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

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

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反傳直專

反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傳** 喪亡奄大也。**箋** 云：王季以有

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疏** 帝

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顧** 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兩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栝栲拔然而技

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

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為

之興作，周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

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

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

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

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大伯

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之大位，使

其子文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

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
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厚明其太
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願著言其善於為君，福流後
葉。今太伯讓功，編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
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
下四方也。**傳** 兌，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
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省** 善。正義曰：釋
詁文。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修
德，頌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

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
德是以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
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
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
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如對也則對是相配
之義故為配也。作爲至王起。正義曰作爲是相配
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
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大伯王季之
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
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大伯之時也
○傳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
云姻親於外親是得爲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云
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
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地位
也。○傳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
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友者善兄弟之名非言善於
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
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

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
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爲
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
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爲與義與之即是使與
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
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
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
者孔子欲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
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
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
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故云奄
大也奄亦足覆蓋之義。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貌其德
故箋以爲覆有天下。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傳心能制義曰度
貌靜也。○傳云德正應和曰貌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本作

類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歸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傳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傳云王君也。王季稱

王追王也。比。王如字徐子况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傳經緯天地曰文。傳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

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為匹。既受帝

社施于孫子。傳云帝天也。社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社

音維此至孫子。毛以為既言王季明太伯之功

取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為天帝所

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

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服之

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為人師

長之德。故為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

徧服而順之。既為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人之

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

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為人所侮。恨

者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

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

之德人為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

為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

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

心能度物。心既度然。後能施為政教。故次言其德。

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為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其德。

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善其明與善。能

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

能施而無私。可以為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

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
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人君即說為君之事故言
王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言
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上方人故次克比也
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此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
時社以結之帝社即此授以九德而誕生聖人是也
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凌我泉耳○
能至八節辭○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
二傳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
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
季彼不言維此文王者經涉及韓詩亦有異讀後人因即
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
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
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貌皆作莫釋詁云貌莫言善
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
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貌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
此傳為說也○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即德
音政數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為德施行為音

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謹
照臨四方者服虔云施而無私物得其無失類也教誨
無私者服虔云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
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
作威君之道也○慈和至曰比○正義曰慈和編
服者服虔云上下變下曰慈和中也為上而變下行
之以中和天下編服從而順之杜預云此王當謂此
云比方損益古之宜而從之杜預云此王當謂此
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謂此
方他人故服虔云觀傳為說此王君至追王○正義曰
善而從人以比方之也○王君至追王○正義曰
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王君至追王○正義曰
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號為
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傳經緯天地故曰文杜預云
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
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故曰文杜預云
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錯

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
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
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聖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若美王季言其德以
匹也聖人爲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
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美岸高位也云畔
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
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美者侵人土地也欲
廣大德美者當先率獻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于雲
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一反美錢面反誕但密人不恭
旦反畔補末反下同字或作後扈音戶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

傳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

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阮魚宛反共

徂往也共國名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于周枯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

遂也傳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

赫然與其群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

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赫

友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本又作過安焉

反此二字俱訓止也枯音戶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

同疏 帝謂至天下。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

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

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

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其邑抗拒大

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

其群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

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性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

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祐福以遂於天下之

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遂天

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

下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

密也。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無如是跋扈者妄

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德美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

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

之嶽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

嚴妄出征伐而密湏之人乃不恭其職敢距我六國

之微發其所徵者是侵阮但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

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

是赫然與其群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但

國之師氏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

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但尋

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一無然之文而

傳分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散故注讀散爲貪下論征伐

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散故注讀散爲貪下論征伐

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立云重陸曰岸

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地之辭也釋立云重陸曰岸

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

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跋扈跋扈凶橫自恣之

貌漢質帝謂梁冀爲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

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

跋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跋羨貪欲之言

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已之德慮彼之罪

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則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

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

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詩人
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
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為天語文
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王以此事
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
告語若為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豈有人舉必順天
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
哉若是天謂文王有德復誰告詩人豈須有人傳之
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天監觀四方
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
明與鄭同○國有至侵共○正義曰○沙經直云密
入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
是也○毛以祖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
周地為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
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周地○
直○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祖
旅則其祖國師衆故以阮祖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

頃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
阮祖共不是彼自相侵阮祖共即密須之也
大邦之下即言侵阮祖共則侵阮祖共即密須之也
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須人拒其義
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
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
密須則阮祖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
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
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
命亦是其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
甫謚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
於我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
之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
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舊文傳會為說要言
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
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
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

詩經卷之四

十五

李頌

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祖共
三國孔晁云周有阮祖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
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
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
三國故訓祖為姓鄭必以為皆國名者正以下言祖
旅祖有師旅明祖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
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諸侯而責祖共非
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祖共非
也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
鄭之創造書傳七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共
耳書傳亦無獵來薇稱穢統之難復文王不伐之
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南謚勤於考校亦據而用
之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俱為眾
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俱為眾
止出一族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話云旅師俱為眾
及集註俱作按於義是也按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
地而言祖者上言侵阮遂遂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
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

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
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旅故王赫斯
怒於是整其師以止祖旅之寇侵阮祖共此文次不便
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祖共此曰祖旅文
為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
微意也傳意或然○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
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族
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
衆是鄭意出一族之人也以對為答者以天下必皆
嚮已與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為切
故不從
遂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

傳京大阜也矢陳也

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
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

一 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

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

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

言。疆居良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將

側也，方則也。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

阮而兵不見敵，知邑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

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

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鮮息淺反又疏依其至之王○毛以為上既言

音仙別彼列反又疏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

不義來侵周人怒伐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

我周之京在大阜之旁其侵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

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

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

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

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

山之旁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

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

往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

為萬民之王○鄭以為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

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

之衆為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為始既

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

之兵衆纒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

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

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京大阜矢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為陸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謂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其京陵來侵自文王既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既疆明以依京之人侵既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為周地小別名

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為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同。○孫炎曰別不相連也謂是水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謂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為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為則也。○度謀至於豐。○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威德既行歸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

也箋熈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徒都於豐知此非帝謂
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

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

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

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

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接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傳仇匹也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

衝車也墉城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

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

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萬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

侯虎偁紂為無道罪尤大也古詢音荀鈎古侯反又

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輶帝謂至崇墉毛

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

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

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

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

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

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

之方和同故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鈎

接之綽與故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

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可不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伐之，天帝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旁，國觀其為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傳：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實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夏諸至自然。○改：正義曰：箋以人為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人君之正道，不

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人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為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此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尊王為非，崇侯虎倡紂為無道，變亂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為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鈎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鈎引而上，援即引也。箋云：鈎梯所以鈎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也，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壙城垣也。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傳：怨偶至尤大矣。○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文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矣。所以獨伐崇侯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

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
為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馮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

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馮

致致其社稷君羊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

親其親**傳**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

一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

也類也馮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

慢周者○訊音信字又作詭又作諛並同馘古獲反
字又作馘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

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馮馮馬嫁反播如寧一音
音羊照反群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葛反

衝弗弗崇墉屹屹具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傳弗弗彊盛也屹屹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云

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

之拂猶危也言無復危矣文王者○弗音弗也魚乙
反韓詩云搖也說

文作屹肆音四拂符弗反工違也刺○臨衝至無拂

七亦反危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毛以為文

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

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
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
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
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
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為馮祭

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
是依附其先宗廟於國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
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弗弗然
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弗弗然
疆盛崇城屹屹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
牲於是珍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
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
用文武代殷也○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乞乞為將
壞之貌伐為擊刺肆為犯突為異餘同○鄭問問至
其親○正義曰以開闢是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
故為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為高左傳唯云言言高
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
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
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
有訊馘馘獲釋詰文攸所釋言文王藻云聽嚮任左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
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馘師祭也王制云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馘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

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候陽說以
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
依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說為義也馘之所祭其神
不明肆師注云馘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
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
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馘於所征之
地則類是國境之外類於外曰馘謂境之外內以二祭對
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馘謂境之外內以二祭對
也致附承類馘之下則亦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
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
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
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
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
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
復得致其羣神為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
其先當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為立後使
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
復舊國當小於舊耳○言言至周者○正義曰曰非

禮記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
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允允皆
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
也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為之
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
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
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誠必當戰
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
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馮是祭故辨
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敢侮慢
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傳**第
第至忽滅○正義曰此第第亦宜猶上開開而云疆
盛者以第第開開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
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
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
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
非訓忽為滅也○**傳**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
伐之文在崇曠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德

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為伐也肆為犯突
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案左傳隱
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
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
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